

牧齋有學集

928
木
6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序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上章攝提格之歲前太傅元侯大將軍歿武杜公春  
秋七十竊月廿二日爲懸弧之旦其猶子總戎弘璋  
弘塲及諸孫十二人謀相與羅長筵考鐘鼓橫金拖  
玉稱百年之觴公方損食降服獨居澗念湫乎其有  
墨也恤恤乎如有所失也則相與屏榮蹶踏前却而  
未敢進裁書布幣走使數百里以稱壽之詞請于余  
余惟公歷事五朝專制九鎮西鑿河套南蕩渝州大



物類彙編 卷二十四  
小數十百戰功勞在疆場勲伐在廟社迨乎國論參  
差用舍錯互懸車束馬引身斂手以坐視夫海宇之  
糜爛鐘簷之遷移而公亦已老矣記曰七十曰耆人  
生七十則世故飽更齒髮危禿志意衰落家人婦子  
親知故舊爲之息其勞閔其老而祝延其未艾也于  
是乎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  
哉而至于公則不朕公于今日固未可以稱老亦未  
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山  
岳之峙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年而祝延之者  
乎松柏之青青貫四時歷千載人又有數松柏之年

而祝延之者乎天祐斯世必慙遺老成人以指危柱  
傾曰壽考曰元老曰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  
光岳之氣也渾淪磅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  
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  
漢之名將少無如霍去病老無如趙翁孫去病少而  
侍中貴不省士出塞士卒饑乏而重車棄梁肉驃騎  
尚穿域蹋鞠翁孫討西羌時年七十六矣建置久長  
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利害何其料  
敵制勝詳復而周至也驃騎果勇壯往一旦絕大幕  
徙王庭而其精華果銳之氣單且折矣營平老成持

重馴至于誅先零屯浩壘而老謀壯事為漢家計萬  
世者不但已也史譏去病會有天幸而功名與其年  
俱盡楊雄頌管平中興作武而功名亦與其年俱永  
古稱山西出將信乎頻陽古邽皆老將也智老則淡  
謀老則壯材老則堅天之以老壽昇斯人也而豈徒  
哉牧野之役太公望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告老大  
雅之什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當此之時師尚父尚桓桓如虎如熊如鷹之 飛揚  
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有人焉操壺觴酌旨酒為  
之息其勞閱其髦又從而頌禱焉此與夫仰川岳撫

然柏酌酒祝延者何異有不燦狀大笑嗤其狂易者  
乎周則師尚父漢則管平唐則汾陽以七十餘應回  
紇大人之占天祚斯世而憇遺老成人斯固上天之  
勞人斯世之碩果也亦猶夫流俗之人七十告老古  
稀稱壽嬉游徵逐飲食燕樂衍衍狀熙熙狀視日蔭  
而歛歛撫桑榆而太息是豈天所以憇遺歿武之意  
而亦豈斯世之所以仰望歿武者乎今日之超狀燕  
處停觴却賀湫湫乎恤恤乎有不能舍狀者斯所以  
為歿武已矣余于歿武異姓昆弟也衰老不能趨賀  
誦秦風蒹葭無衣之詩穆狀遠懷將遣稚子執榼承

飲以往而敘次斯言以先之歿武讀而笑曰是翁明年亦七十自不伏老乃欲以我爲前驅乎雖狀何其言之壯也傳敕猶子孫子敬爲翁舉一觴矣

###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余讀唐韓柳二子之論天演惟其所謂元氣陰陽者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之所恃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蕪飲食既壞虫生之國家之爲果窳也亦大矣婦寺爲其附贅奸佞爲其痿痺邊陲盜賊爲其癰瘍倖倖衝衝攻殘敗撓未有止息獨特一二賢人君子枝其

食藹去其攻穴於是元氣陰陽不至於日薄歲削而國家用以長久是故國家之興必曰王國克生其亡也必曰邦家殄瘁古今覘國者未有以易此者也余壯而登朝所師友多海內大人長德二十年來摧殘剝落相繼漸盡而神州遂有陸沈之禍晚得交錫山趙太史先皇帝于甲科射策後召見清問拔置翰苑者也太史強學東脩道明德立布衣蔬食卓朕以古人自命而賢士大夫望其羽儀以爲此邦今之魯衛忠定忠憲之後猶有人焉攷人才于今日斯可爲慶幸已矣太史近方擔簦席帽詣闕里謁林廟訪問俎

豆禮器歸而修端門告成之業其所以長養元氣陰陽而去其攻穴固有大于吾之所云者余幸得託末契有朱陳之好將乘小艇持村醪以介皇覽之觴遙望梁谿錫山有光熊熊有氣洋洋元氣鬱盤在江鄉百里間不自知其掉頭雀躍喜而欲有告也柳子有言天地大果窳也陰陽大艸木也鳥置存亡得喪于其中太史誦斯言也舉太白以浮我余無所辭于監史矣

趙景之宮允六十壽序

萬曆五年丁丑吾鄉趙文毅公在史局抗論江陵奪

情拜杖譴歸直聲震天下迨崇禎丁丑文毅之孫景之宮允初登上第復抗論武陵奪情禁林諫紙前輝後光先後六十年照耀史冊景之未幾召用公望蔚狀遭時顛領迴翔田里又十有四年而春秋已六十矣余兒時受先宮保負劒之訓曰孺子如有聞也必以趙先生爲師少從景之尊人敘州昆仲游服習其餘風緒言壯而出耀州王文肅之門其事文毅允先河也余于趙氏祖子孫三世矣州里之間欒公之社翟公之門苑枯盈虛响濕濡沫未嘗不相共也朝堂之上甘陵之部黨端禮之碑刻聲氣應求壇墀屹立

未嘗不相遠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菴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搥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狀爲陳人長物矣顧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狀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髦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膏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眡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于巫祝矣乎歌曰斗柄北指兮雉入虹藏律中應鐘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兮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



勞築塲酌我春酒兮吉月之陽迎彼小春兮欣欣樂  
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豐  
周詳羅穀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廳兮葭灰不揚  
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  
曰灰重而輕兮衡頰而昂七日來復兮天心孔明舊  
史書雲兮龍旒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  
嗑分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  
子孫保俾為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  
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歲在旃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盍往為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第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狀  
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抉摘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

從大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今吳中頌白之老襟裾之士間從兄游從容燕語輒娓娓言其大父少年時游冶若何動止警咳若何客移日忘去有悽惋泣下者少君言老人大父游射處亦何足異也今一旦號于衆曰吾兄數百歲人也彼必不信試反詰之吾兄非數百歲人也何以知柏寢之器如少君何以知老人大父游射處如少君彼又將啞朕無以應也安知兄之八十非卽少君之數百歲耶少君之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兄不將旦暮遇之耶吾故願以此爲兄壽客曰朕則少君與韓若是班乎余曰器有古

人亦有古是二古者皆有真廣焉少君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人不知其何時人少君人之廣者也若兄之爲佳公子爲良二千石爲老成人誰不耳而目之則人之真古者莫兄若也以古器喻之少君廣古也以鼎彝中上之鏡藥也以書畫吳門之臨榻也吾兄則周官之宗彝宣和之秘藏也少君之自謂七十則廣兄之行年八十則真少君使物却老以數百歲銜人則廣兄則康強壽考以數百歲度世則真夫如是安得以少君擬兄且夫十年以來文武衣冠故家遺俗茫朕不可省識矣公卿之子弟豐鎬之遺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璧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闕惜邦家之所慙遺人見  
爲祥史書爲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朕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爲僧伽黎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拘  
留孫佛所付金澡餅香鑪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刻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爲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利刹塵塵此  
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  
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爲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  
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菴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  
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爲介壽之  
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爲封君今爲遺老望  
古遙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  
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明束帶折腰不亦彼勞而此逸乎先生晚食當肉徐步當車視淵明饑馱叩門不亦彼困而此亨乎淵明雖曠亦非不念其子者顧其詩曰雖有五男兒不好紙與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使淵明而有子如先生也羣輔之錄孝經之贊于其身親見之何必慨慕古人而頽然顧景之時又寧有兒女梨栗之嗟乎有人曰是固狀矣狀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爲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爲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今先生有子在日月之際

陵谷旣遷斗杓彌著微書在門鋒車遄駕夫安知淵明之喜非先生之所憂而淵明之幸非先生之所戚乎虞之人士以其言告于余余乃言曰子徒以淵明之身世比擬先生亦知先生之避世固有大焉者乎夫國土之有淨有穢也人生之厭穢而懷淨也自有此世界以來未之有改也亂穢而治淨暴穢而仁淨殺穢而生淨穢而華淨閏穢而正淨軒左之所戰唐虞之所禪巢由之所讓盡此矣迨乎迦文之教被于震旦狀後知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爲穢土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極樂世界爲淨土此土衆生厭穢

懷淨淨信修持得生彼國見佛聞法永離入苦三毒  
五濁惡道此所謂避世之大者也東晉之末遠公唱  
念佛三昧修淨土之業結社於廬山劉遺民周續之  
諸賢褰裳而相從者皆與淵明同志恥屈異代之人  
也嗟夫金陵六代促時薄栖山隱谷遺榮而捨祿  
者避世之小者也三界五濁躑躅雜居息心克念正  
定而往生者避世之大者也樂天委命形神懸解許  
飲則籃輿而來聞鐘則攢眉而返無心而出倦飛而  
還于束帶折腰何有笑傲非樂乞食非苦于饑駘叩  
門何有愍念衆生彼亦人子于五男兒何有惟心淨

上來去自如惟遠公能證明之耳吾謂淵明避世之  
大者如此先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精研教典不舍  
晝夜自今以往世壽益富梵行益修指婁水爲潯陽  
卽家園爲廬阜飲柴桑之酒一觴獨進鼓少文之琴  
衆山皆響晏坐經行不出戶庭而東林西土涌現日  
前此方世界穢惡充滿如海中的一泡如手中之一  
葉俛而觀之又何足滿其一笑哉六月吉日爲先生  
初度之辰敬敘次其言因宮相以獻於先生使斯世  
之人談避世法者無刺促于此土而以往生西方爲  
大師則自余之壽先生始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亥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為祝嘏之文余老耄厭生却賀囁嚅未敢應狀王氏之為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芭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為之日苑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搢挂

宮府上欲泯伏蒲延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為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謹誅臚陳本末丹青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玦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

支嫡庶百世爲天子諸侯而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之文肅陰翊元良于本支嫡庶有百世功其子孫受亦世之報宜也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滿而報于其餘文肅之股肱國本眉目清流也而不能免于浮石沉木之口雖其功成名遂身致太平而申且不寐未有能舍朕者此則其餘而未滿者也歲有餘十二月未盈三歲得一月而置閏取其餘而未盈也文肅之餘在君臣邦國間其未盈也則食報于子孫奉嘗父子其當之矣天道不僭其容以不顯亦世本支之報私與太原一家所謂占天咫者此也國家之盛比

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廟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蓋當祖乙武丁之世而文肅在保乂六臣之列無可疑者故家遺俗孟子蓋三歎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孫子乎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西京之金張東京之袁揚元氣鬱朕與國終始班固之所以張兩都也今觀于王氏之壽宴其知之矣升其堂所藏弄而供奉者神廟之寶章御札如藏河雒之圖而抱鼎河之弓也御其賓筵嘉肴旨酒上尊養牛之殊錫而郢膠蓬鱠之遺法也考鐘伐鼓絲肉邇代歌鐘二八清商一部元臣之所娛賓而送老也中車南園其芍圃則謝

家之紅藥其菊籬則韓公之晚香泛舟西莊梧桐之  
萋萋者猶在朝陽而鳴鳳之羽猶翩翩于高崗也千  
金萬壽獻酬卒爵奉嘗拜于前諸子拜于後顒顒印  
印左右奉璋棫樸之終壽考而卷阿之矢吉士頌聲  
猶洋洋盈耳也凡百君子與于燕會者相與念國恩  
仰舊德頌豐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狀而生  
矣乎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肅琬琰之遺訓故記斯  
宴也亦用史法從事諸子有志于古學者也作爲歌  
詩以祝壽豈亦將取徵詩史恥爲巫祝之詞則余之  
志其不孤也矣

大梁周氏金陵壽燕序

閩之門人陳子翰徐子延壽陳子濬撰書幣而來告  
曰我方伯周公元亮保釐八載入總大憲大公公太夫  
人寓居金陵齊眉媿德逾七開八公便道抵子舍稱  
觴上壽長筵肆設鋒車在門大學士晉江黃公已下  
致詞祝嘏金章玉軸照曜堂廡而夫子未有言焉公  
于師門爲弁冕天下莫不聞公之意謂非得夫子之  
一言不足以寵光介壽惟吾黨小子亦欲狀如有失  
也敢稽首遙拜以請余旋觀元亮以公望則鼎呂以  
儒行則珪璋以文筆則琬琰以是游光揚聲顯融其



親當世爲人子無兩太公太夫人劬躬燾後嚮用五  
福吉祥善事當世爲人父母亦無兩余學佛之徒也  
以枯槁灰斷之人挾荒唐汗漫之說使之端拜莊語  
效南山西池之祝譬如爰居之鳥震掉鐘鼓而責其  
音中律呂不已難乎已而循覽祝嘏之文彙考頌美  
之詞與其所以致祝者乃喟朕而歎曰嗟夫殆亦小  
之乎其爲言矣今夫十年以來氛祲交作水于汲兵  
于豫火于金谿白門此世人之所謂刼也大公謝諸  
暨政歸隱金陵元亮奉之自雒而濰自濰而廣陵而  
復之金陵室家靜好燕處超朕福祿鼎來日月未艾

世人之所爲口哇目眙層累讚歎而猶恐不及者也  
嗟夫此吾所謂小之乎其爲言也釋典言刼者有小  
災三曰儉病刀有大災三曰水火風滅刼之時饑饉  
災起五穀不成上味隱沒煎枯骨爲大烹藏粒稗如  
寶珠而今之儉災有是乎又滅而疾疫災起諸惡鬼  
神損害世間郡邑空虛惟少人在而今之病災有是  
乎又滅而刀兵災起刀仗莊嚴骨肉屠僇草木瓦石  
皆化戈刃而今之刀災有是乎大三災之作有情世  
間次第壞盡最後一增減刼器世間空居者亦盡七  
日輪出河海水竭天下洞朕梵天灰燼今之火燄燄

已爾猶未能炎于昆岡而得謂之劫火乎二禪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塩一時俱沒今之水滔滔已爾猶未能浸于稽天而得謂之劫水乎三禪俱生風界起吹諸天宮諸大山王互相拍撞碎若塵粉今之風蓬蓬已爾猶未能決于土囊而得謂之劫風乎太公夫婦于此時也徒御不驚眠食如故歷數州如堂適庭也閱十年如次再宿也世之人乃以爲塵沙劫波驚而相告其相越豈不遠哉雖狀小亦劫也相似三災亦災也燎原之火亦火清堤之水亦水鳴條之風亦風也太公夫婦所以處此者亦必有道矣吾

聞小三災起經七年七日七夜其災方息有一人合集男女萬人留爲人種是萬人者皆持五戒脩十善具有福德之人也太公居家爲吉人居官爲廉吏捐千金之產以予二弟躬自食貧好行其德太夫人慈心忍行農力以相之所修者人世之教也而于佛之五戒十善與夫六度真俗兼資函蓋相合此在劫後當爲萬人中之一人而何疑于今日之考祥與五戒十善之能度小劫也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唯心唯識報如影響事理之灼狀不誣者也佛言初禪內有覺觀火外爲火燒二禪內有喜水外爲水漂三禪內有

出入息風外爲風壞菩薩精修六度具足般若波羅  
蜜三千大千世界諸火同時俱朕一吹令滅

大風破三千大千世界如摧腐草能以一指障  
風力令不起太公夫婦慈悲布施奉六度爲津梁毒  
流洄淵之中梯航具矣剝剝塵塵此土安隱龍漢之  
火不將爲螢燭乎金藏之水不將爲涓滴乎毗嵐之  
風不將爲調刁乎而區區之妖氛夫婦也維摩詰之  
示妻子常修梵行者也大迦葉之九十一劫人中天  
上恒爲眷屬者也今茲之稱壽以金陵爲佛刹以燕  
喜爲法筵以碩人吉士爲清衆善友以雅詩樂章爲

梵唄詩歌非猶夫人之燕會而已也桃源中以花開  
爲歲夜摩天以花合爲夜維陽之銅狄五百年而一  
鑄兜率之銖衣一百歲而一拂劫量時分延促減增  
至不一也箭漏未闌星河乍改酒酣樂闋桑海迢朕  
世之人芒芒朕披朝華攬日及陳詞致語稱千金而  
奉萬年所謂舟壑夜趨而昧者不覺也與吾故曰小  
之乎其爲言也以是太公太夫人壽斯可矣閩書旣  
至元亮旋過吳門請之益力曰吾二尊人所不足者  
非巫祝之詞也夫子無以卮言抵我余故趣舉胸臆  
伸寫其荒唐汗漫之說以詒元亮俾薦陳于工歌優

舞之末他日錄一通復聞諸子眎如何也

吳祖洲八十序

大金吾山陰祖洲吳兄謝環衛事歸臥東山者凡十有二年而春秋八十癸巳歲六月吉日其懸弧之辰也兄故名臣胄子經術大儒以宿望掌衛晉秩一品身雖引退其聲光氣象尤映望于鈞陳閣道之間諸子或領世職或陟西臺皆雄駿君子羽儀當世壽觴旣舉長筵羅列垂魚繞膝駟馬在門耶溪禹穴之間榮光浮而休氣塞東南候氣者以爲祥異不徒考鐘鼓走玉帛誇燕喜之盛也余于兄爲年家稚弟以文

章氣誼肩隨兄事者四十年矣故推言兄之所以致壽者以爲沃洗之先可乎當兄之副北司也逆奄枋用羣小嗾興大獄曲殺海內正人君子每當收考片紙刺閨掌獄者奉爲聖書羅織如不及兄獨正容危辭取次縱釋羣小訶知之刊章削逐幾陷不測而兄之從容解救保善類而扶正氣則已多矣謫籍再起晉領衛事當操切之世事英明之主責任殷重鐫訶刺促兄獨傳古誼引大體主於蠲除苛細釐決嫌疑爲國家養仁厚之福雖其受事未久而權相鉗網之餘威緹騎毛舉之積習掃除蕩滌中外相慶其所以

存國體全君德非聊爾而已也兄之仁心爲質憂國  
愛人太和元氣醞釀著存大節所著卓犖如此天之  
報兄以高壽康強逢吉豈偶狀哉孔子曰仁者壽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班氏論戾太子生於兵間推明  
助順佑信之說以爲漢武窮兵好殺之應兄之領環  
衛解羅網于四令爲發生於五常爲仁易與孔子之  
云備矣滄桑緯改塵劫飛灰金貂之七葉猶新麥丘  
之三祝未艾班氏固曰壽者酬也天之所以酬兄者  
也又何疑焉人言兄故有仙骨好脩煉龍沙石函夙  
昔著名字當以神仙度世爲祝吾讀首楞經知堅固

服餌金石化道圓成還入諸趣而觀音以慈悲加被  
福能轉壽如珠兩寶觀音之慈悲也易與孔子之生  
也仁也皆性壽也兄之長生度世取諸此爲足矣何  
事如曇鸞之訪求仙籍爲菩提流支所唾棄哉余之  
所以祝兄者如此當兄掌衛進秩余有文奉贈敘閣  
衛觴勝之詳識者謂可續王弼州錦衣志之後今之  
祝兄推言其所以致壽者庶幾班氏論漢武之深旨  
又弼州之所未及兄固精曉經義不以爲頌禱之常  
詞而愍置之也

嘉定金氏壽讌序

余生之年爲萬曆壬午嘉定金子魚先生以是年舉于鄉既而偕上公車晚年折輩行與交命其子爾宗爾支以執友事余當是時二子妙年夾侍順祥娟好之氣著見于顏面余顧而美之子魚長德考終爾宗兄弟鏃礪各行家風蔚狀未幾爾宗亦卒爾支值世亂不應科舉退而修布衣長者之行其婦唐孺人裙布操作饁畊偕隱丙申正月五十初度其子治文偕三弟舒雁行列奉觴上壽徵予言以當祝嘏之詞余嘗讀韓子之文敘其交于北平三世者眉目話言歷歷可以想見余之交于金氏亦三世矣以子魚當高

山溪林以二子當鸞停鵠峙以諸孫當瑤環瑜珥之家兒則庶幾近之韓子年未耄老未四十年而哭北平之三世以爲悵恨今爾支年纔五十規言行矩歸狀長德室有晤言之婦家有競爽之子蘭錡如故箕裘日新今茲初度之日東都之遺老西園之故人相與越阡度陌酌酒上壽余旣耄老尤獲以紀羣舊交爲登堂燕喜之客視韓子之俛仰歎息者爲何如也斯亦可以進一觴也已昔者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班氏之賦西都則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農服先疇之畎畝蓋故家舊德與國家運會相終始論世者爲之盱衡太息久矣唯金氏遠有代序條葉被澤保世滋大馴至于今日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之餘風猶有存者長筵既設壽觴斯舉客賦既醉主稱未稀伐木之速諸父也大田之來婦子也假樂之燕及朋友也欣欣焉衍衍焉洗爵奠斝獻酬卒事與於斯燕者莫不脩容正顏以觀儒雅之會周餘黎民屏營徬徨當饗而歎有泣下者夫朕後而知孟子班氏之論爲不徒也已余嘗奉教於嘉定之君子郵傳震川之緒言以生辰爲壽之詞爲非古今于金氏之

壽讌推本其世德而因以追溯國家三百年故家喬木鎬京豐水之盛事則亦庶幾學古之道諸君子如可作不吾廢也是爲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自萬曆末造迄今五十年吳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厲各行蘊義生風壇墀相望吳人爲之諺曰前有文張後有鄭楊吳人士有名章徹多矣諺獨云云者龍宗有鱗鳳集有角翼亦標舉其眉目云爾十年已來諸君子墓艸載陳藏血已碧惟鄭君士敬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斯則霜林之清喬儉歲之嘉穗也今年清

和之月士敬六十初度及門之士相與酌旨酒治脩  
脯修承平故事具衣冠以稱觴而乞言于余余觀士  
敬束脩鏃礪蔚爲國寶退而屏居教授洗心讀易俛  
仰于天人理亂陰陽消息之際隱几抱膝不知老之  
將至則余之爲士敬壽者誠無出于易矣需乾下坎  
上乾健而遇坎險需而不躁故乾不陷于坎也士敬  
之爲人也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終日乾乾  
之君子也乾而遇坎故需坎而不陷故有孚而亨吉  
觀其象玩其占士敬當之矣初九之需于郊也其當  
崇禎之盛觀光用賓之時邪乾可以上進矣而不進

坎在前也郊去坎雖遠違于國邑矣汲汲乎其習于  
坎也同人之上九亦曰于郊无悔不若于野之亨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能相謀身之與世其皆  
有密雲之象乎當闢門開窓之日母老顧養不聽徵  
辟需之初九士敬以之九二之需于沙也曰小有言  
則南遷揜柅謠詠憂讒之時也九三之需于泥也六  
四之需于血也則井邑更改儉德辟難之時也馴至  
于九五乾坎之會得中泥血之險旋釋君子居此何  
所爲哉則惟有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進而已矣故  
曰需須也君子以飲食燕樂夫飲食雖樂而豈君子



之所有事也哉則今日之爲士敬壽者可知已矣軋  
自需郊以往漸而近于坎小近則小傷大近則大傷  
致寇則焚如突如需血則其血玄黃出而自穴則后  
緡之自竇也以敬慎持之以順德從之三不以恃健  
而玩坎四不以據險而拒軋恤恤乎湫乎攸乎敬慎  
小心傾否返吉之道也坎之入于需也曰失道而凶  
曰求出未得曰終兄功以祈乎尊酒簋貳之際難矣  
需之免于坎也請以爲士敬壽五爲需主庀酒食以  
待陽來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陽象軋陰陽和  
笑語獲燕飲之間油油祈有雲上于天之象焉鴻

漸于磐飲食衎衎漸之于于而磐也猶需之于血而  
酒食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過日中昃欲有需焉  
其將能乎需之異于離也請以爲士敬壽雲之上于  
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聚而  
宴樂今之魚魚雅雅舒雁行列進而稱壽士敬者殷  
民周士聲氣訴合猶需之待族而雨也上六之爻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傳曰人三爲衆又曰莫  
三人而迷需既極矣三客不待召而自來雲上于天  
客召于敬求賢才以濟難皆不速之義也或曰士敬  
有丈夫子五雄駿剛健亦三人之象也觀頤觀養王

用饗于岐山酒食貞吉之道備焉困之困于酒食也未濟之飲食需首也需之所不與也請以是爲士敬壽世之君子與于鄭氏之燕者玩軋坎之占歷涉泥之險于旅酬卒爵之時深思夫危平易傾亦要无咎之旨亦將當饗而歎愾狀于余言矣乎或有進曰需之終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乎需乎其將需吉而終乎抑亦往而有功乎余老矣士敬以伐木之客迺我不敢當也需之不與知敢知其往于其生辰爲壽也姑與之飲酒

王兆吉六十序

吾丈王君兆吉以名家碩儒射策發科筮仕銓司名行茂著國恤解綬賁于丘園鴻漸用儀休有譽處先是鄉人夢游記君子華嚴大典積有密因當廣闡揚撈濟未刼于是邀石林長老諸上善人作華嚴會書寫誦持歲有程要見聞隨喜歛狀從風矣闕逢敦牂嘉平之月甲子一周里之士友將往致祝而請余爲其詞余維古之人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則退而爲善于鄉夫以世法善其鄉君子尤勸爲之而况于以佛法唱導者乎佛說我滅度後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夫以契經一句文竊爲人說其福德無量如是而况于九處十會四萬五千餘偈公狀廣說勸人持誦破微塵出經卷饒益衆生豈非如來與華嚴法會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者乎此地業因弘多智眼滅熄髑髏盛糞之魔民依虞山爲窟穴繼之以黃頭之邪宗紫姑之廁鬼蛇神狐妖更互梟亂鼓聾導盲牽挽墮坑落塹而莫能止也君外脩儒行內闕種智佛實使之以標正人天推折愚誣鄉人之夢正夢也雜華之因正因也用此地之因緣救此地之淪墜從地倒者還從地起此我佛善巧方便也一切衆生皆念生

地佛亦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田菩提而君之因緣能不種於此地乎吾聞菩薩住檀波羅蜜慈悲利益衆生若在一村一縣乃至一管一國是諸所攝衆生未來還爲眷屬皆生其國是諸施主卽于有因緣之國亦成正覺君今行此地現長者居士身以華嚴法界攝受此地衆生此經爲圓滿教一法纔起皆有眷屬隨生以是因緣報生地恩徹果該因卽報卽理無可疑也嗟夫以世眼觀之君以精強弘濟之才當棟撓軸折之世甫仕而已未衰而退爲可歎也以佛眼觀之假衰退之機緣弘如綫之末法爲如來使行如

來事天之任君也大矣其成君也遠矣朕則君今日  
之稱壽也不已遼乎方山長者作華嚴論明淨土權  
實指第九第十是實淨土故知維摩惟心淨土卽華  
嚴法界十佛剎塵蓮花國佛土也此世界村落聚居  
一牛鳴地三界五濁隨境設化安知善財詢友隨順  
南行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沃田海岸不卽在此地乎  
安知彌勒寶華樓閣無量莊嚴彈指開閉不卽在此  
樓閣中乎君于稱壽之日康強逢吉諦思積劫因緣  
然燈炷香念佛念法爾時香雲花雨放光動地華藏  
世界海剎那涌現攝此土有緣衆生盡作微塵數蓮  
花眷屬區區世壽一息一瞬四百生滅又何足以云  
乎諸士友合十指爪曰善哉自今以往生辰爲壽皆  
用清淨因緣迴向華嚴法界不復以世間燕飲徵逐  
相娛樂也請自夫子之壽兆吉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序

白法長老八十壽序

昔者紫柏可大師以刻藏因緣付囑大弟子密藏開  
 公復長水楞嚴寺為藏弄流通之所二公淪逝大業  
 中圯長老信州白法琮公仗緣藏事行密而智圓理  
 通而事固以精勤昭格人天以精嚴軌範僧徒以慈  
 悲平等攝受四眾所主雲興泉涌如幻建立為法為  
 經遺身耆事不惜頭目腦髓五十年如一日也酉戌  
 之交劫火焚如經坊淨場弓刀擊戛公曰吾以身殉

寺以寺殉經以經殉佛如火于稻葦不相捨離焚則  
俱燼耳淨掃佛殿洞開經厨寶相琅函光影見昱擎  
爐炷香佛聲浩浩游騎隳突者靡不瞪瞞聘胎回翔  
引去經像保全退居紫柏院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  
矣蓋自大澆垂秋魔強澆弱邪師橫民拈錫付拂抹  
殺教典胥天下浸淫風靡而吳越間為甚彼固曰上  
上根人不應看教也脩法華法三昧證旋陀羅尼者  
非南岳天台乎弘法界觀者非文殊化身疏雜華者  
非華嚴菩薩乎龍樹授如來記破有無宗何以身入  
龍宮廣造諸論乎慈氏上昇之後何以狗無着之請

授八十行偈誦十七地經乎狂象相尋龔瞽交煽大  
鑿亦用外道譏訶紫柏遂以無師遣斥陵爨梟亂至  
此極矣佛滅後諸天自大迦葉佛法船欲破法燈欲  
滅從法人欲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當以大慈  
建立佛法紫柏師弟龍象蹴踏惟以流通正法為能  
事灼知末法人根入邪見網無智盲冥應有今日也  
公于斯時遙承法藏之託悲愍淪墜心沒憂悔不得  
已而以慈心熏之以密德鎮之不立壇墀不集朋徒  
不延師匠人知公耆年宿德漚和柔輒結粥飯侶修  
嬰兒行而不知其守法城續慧命以番朕一老當須

彌寸絲之任是爲荷擔如來重擔豈但紫柏之功臣  
開公之善友哉昔洪覺範譏寧公僧史以永明爲  
興福巖頭爲施身以覺範之賢豈猶以興福施身爲  
下于習禪乎吾謂永明一心爲鏡萬善同歸此興福  
之大者雖不言習禪可也今但以營福歸公斯不知  
佛法已矣末法轉微惡人力盛將恐世界如墨穴而  
晝夜大冥經法滅熄不待月光出世之後公幸少迴  
願力多住世間如寶掌和上豈非末劫衆生之大幸  
諸佛爲作七勸攝者乎余敬從四衆之後發誠實言  
代諸天之啓請公應爲取相衆生熙怡一笑也

石林長老七十序

虞山踰繕那地伽藍相望中有真清淨僧好學多聞  
習禪明律執白牙扇搖松枝柄爲我方外友者長老  
石林源公一人而已大論言有四種僧有羞僧無羞  
僧啞羊僧實僧今之僧皆第二第三種也身口不淨  
不別好醜則無羞僧爲多舍利弗言僧有四不淨食  
不口食仰口食方口食四維口食今僧食皆四不淨  
也曲媚收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則方口  
食爲多公被服儒雅兼綜油素不畜盈長不招徒侶  
雀喧鳩聚之衆非屏之也香巖水觀湛如而已蠅營

蟻羶之席非割之也菜食清齋泊如而已開堂付拂  
近在鄰並朋徒歛集利養銜曜一燈暗晦阡陌迢朕  
如觀劇戲如見博奕有諮問者破顏微笑而已歲在  
乙未世壽七十古者德長年老謂之長老律中有二  
十夏至四十夏為上座五十夏已上一切沙門所尊  
敬為耆宿如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而余竊于公有  
請也今世間人七十曰耆亦自稱為老大以千歲寶  
掌視之則亦驅鳥之歲耳古之名僧大士耆年宿德  
表著四依者多矣趙州年一百二十八方行脚則  
七十已後正其整理腰包辦草鞋錢之日也西域戒

賢年一百有六始為瑜伽等論授支那三藏則七十  
上下正其遠承彌勒立法相大乘之日也李長者報  
齡九十六著華嚴論終辭眾示寂則七八十之交正  
其挂囊土龕造論釋經之日也若其軌範彙易信而  
可遵者有二人焉晉之遠公梯航淨土年在桑榆執  
經諷誦我吳越之偁公揭厲戒律冥齋行持鬼神隨  
侍以世壽計之皆七十餘年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將使公爭強摘力為塵勞拏攫之事乎則公  
為已老將使公護法利生為莊嚴淨福之事乎則公  
為方壯狀則世固不應老而公亦不應以自老也我



聞一切衆生皆念生地佛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偈公吾常熟人也于本生地講導同好律風孔扇號毘尼窟宅公繼偈而起報恩所生其以此土爲舍婆提也幸哉吾有望矣吾讀宋高僧傳敘偈公救虎之地曰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坳垣而已間嘗與公撫陳迹之荒涼歎寧公之筆妙俛俯人代流連太息居今之世道法熹微鏃虎之毒箭滋淡覆肩之條衣永墮耆年宿德人天所仰撈晏濟非公而誰公可以幡狀而起矣余犬馬之齒長公四年公蓋爲偈之後身余忝昔之同好故于

其降誕之祝率此土衆生共啓請焉抑又聞之佛法五百年而一興法運將隆宗鏡再闡漢東粟散之邦涌現爲蓮華佛國余固尚父之耳孫也願與公炷香佛前翹勤以俟以斯文爲告報焉其可也

壽量頌爲退和尚稱壽

歲在甲辰靈巖退翁和尚俗歲六十其誕辰爲二月初八日緇白四衆胥炷香稱壽致千歲寶掌之祝東澗居士錢謙益合十而言曰生辰爲壽俗禮也如來用二諦說法不捨俗諦和尚旣示現有身示現壽相今茲四衆如竹麻稻葦歡喜贊歎異口同音以佛眼

觀之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諸人等應以壽者身得  
度者卽現壽者身而爲說法何爲而不可我觀和尚  
是身如鏡中像見坐道場如水中月寒灰稿木不起  
于坐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固非各句文  
身可得而模畫也我佛世尊演大華嚴至第七會說  
如來壽量品娑婆世界佛剎一劫乃至最後世界各  
以前位一劫爲後會一晝夜意明佛地實報稱性之  
壽無盡無邊但于剎那時內安立第三周圓彰法界  
總不出此一剎那際法界之果以是證知和尚晏坐  
法堂現長壽相受人天供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東澗

老人哆唆和和隨喜稱贊皆在華嚴法界普光明殿  
根本智中于此薦得當有不離各句文身迢朕得度  
者乃依若般四句及西方三啓之制炳香佛前焚香  
作禮而祝頌曰

東震旦國中有大比丘僧六座大道場手提正法印  
聲聞過十方厥有多名號晚坐靈巖山其號曰退翁  
翁生族姓家宿具大根器器宇儼如王如龍復如象  
三界大牢獄各利作韁鎖如獐能獨跳擺脫不回頭  
大法垂像末師絃久絕響一器貯蚊蚋鳴噉聲啾啾  
獨于諸方中最所不肯者決擇而委身不傍他門戶

辟如火聚其中有刀山投身入其中清淨得三昧  
 又如百尺樓一躍至地底氊褥重鋪舒軟煖獲自在  
 以此勇猛力沒海求寶珠口吞三世佛豈但過于師  
 從上諸佛祖放身失命處解衣自盤礴從容而笑語  
 或穿糞垢衣岩居不見佛或受鋌椎擯處處皆支殊  
 或罵恒河神懺謝呼小婢或聞天浴樂起舞如狂醉  
 或拈一瓣香依位而禮拜或于推車次碾損阿師脚  
 或說木叉戒岳神來皈依或掉一葉船翻身入水去  
 或握水中蛇道是曹家女或弄村師子眉眼一齊動  
 擊杖復打鼓種種諸幻事石人生男女偃師招手戲

衲僧鼻頭長古佛舌頭短只將一莖毛橫豎都穿却  
 一千七百則爛如內通串三玄三要門况是掌中果  
 高踞曲盃牀千偈及半偈如激水成浪如搖筴得風  
 又如垂食木屈曲成文句如阿羅脩瑟妙音白肤作  
 座下獅子兒落地氣食牛多聞富植釀綺辨翻布穀  
 箭鋒一撐柱鞭影俄入心靡不拽禪牀分身豎拂子  
 亦有靈利漢貶眼却知有過江見德山即便橫趨去  
 宗風既乍振末法魔熾狀天以惡濁劫歷試發真者  
 七日並時出毗藍風復吹猛燄燒梵天山王皆拍碎  
 三災少滅息禪魔取次興榮各兼利養鈞牽為霜砲

泥金削薤書輝煌蔽山谷伽陀騰沸唇軍持換服匿  
雙林一畝宮拉邏旋欲倒魔外盡拊手此中獨晏如  
東肚三條篋隨手七條衣杞天自崩墮坦腹有我在  
天高明星出夜緩鐘漏轉香消燭揜時魔燒復安在  
八部長冥護四流咸歸仰晚坐靈巖山巋狀大導師  
六十始稱壽世界爲小年卽現壽者身而爲說妙法  
我觀翁誕辰驚爆人天衆世出世間法此事甚希有  
右面張天覺左面裴公美夾立稱弟兄屹如兩金剛  
繞座克家子穿破鎖口關藏頭及海頭諸方敢狐假  
坐斷石頭路莫笑老古推是諸人眉眼各有退翁在

旋觀士大夫在家出家衆乃至負販人兒童翁婦孺  
蠶涌祈長年請翁長駐世剝心嘔肺肝各以有所祝  
或以文字祝結習綺麗句筆雲吐光明各各一退翁  
或以口語祝梵音楚夏聲音叶海潮各各一退翁  
或以焚香祝妙香炳八分香雲覆寶網各各一退翁  
一人百千人一多各變現一一身雲中各有退翁在  
而彼退翁者晏坐方丈中燕寢凝清香但有出入息  
老人在衆中瞪目視退翁亦復隨大衆懽喜共讚歎  
回旋觀海衆退翁無不在耳目旋瞽亂口吐不能合  
我緇華嚴經具知佛壽量以一日爲日最後不可說

而皆于法界剎那中安立以故第七會演說壽量品  
仍在根本智普光明殿裏心王爲說主心智自在故  
今欲談壽量壽量不可說欲知智境界彌勒樓閣是  
試問此樓閣若是彌勒住如何善才見却從別山來  
若云此樓閣卽非彌勒住如何一彈指樓閣門盡開  
樓閣從何來亦復何處去此一位問答迄今義未了  
饒他幻龍雨展轉諸法喻還請明眼人再拈一活句  
今此靈巖山樓閣具莊嚴退翁住其中大衆共圍繞  
若言樓閣中畢竟有彌勒安知有彌勒不從別山來  
應知此世界總在蓮花藏佛身佛劫土重重相包裹

此山重遮掩涌現好樓閣林木奏梵音宣說第一義  
退翁與多人一身一多身居狀唱十方重重見主伴  
龍華莊嚴時人壽八萬歲于此道場中不出剎那頂  
是爲真壽量是爲真法界心王菩薩說我說亦如是  
我若雙拳葉墜落八難輪忽狀心花開援筆作是頌  
法筵諸清衆齊聲歎奇哉龔啞會說法是事亦希有  
響屐廊下跡香風吹雲衣齋厨壽麪熟且留飽噉去

梁母吳太夫人壽序

梁母吳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  
梁公之子婦今備兵使者慎可之母而少宰司馬之

祖母從祖母也少保爲隆萬宗臣勛勒燹鼎流光積慶詒厥後昆太夫人令妻壽母事育數世子姓羣從携嬰坐膝者已皆擁節旄紆青紫金魚玉佩扶持左右瑤環瑜珥茁長皆除太夫人踰九望百副禕而臨之文駟彫軒往來有秩虎齒戴勝擘如真仙盛矣哉吉祥善事頌圖所希觀也唐李肇記近代表冠婦人之貴無如苗夫人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子弘靖也子壻韋太尉也太夫人庶幾近之而孫枝秀發壽考方至則又未易更僕數也丁亥之歲余坐飲章急徵婦河東氏匍匐從行獄急寄孥于梁氏太夫

人命慎可卜彫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柜枚勞問繹絡太夫人戒車出饗先期使姆致命請以姑姊妹之禮見賓三辭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將事正席執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賓答拜踐席杜夫人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婦以降復以次拜乃就位凡進食進餼太夫人親饋賓執食興辭朕後坐沃洗卒解禮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白初筵逮執燭強力無怠容少宰諸夫人踧躅相杜夫人執事無僂言無偕立貫魚舒雁肅拜而後退余聞婦言奉手拱立未得身爲輝胞于是乎觀禮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壽九

十設悅之辰鋪几筵考鐘鼓庭實玉帛儀物當應古  
太饗朕其獻酬醕酢三終百拜禮成樂備于往者之  
賓筵固可概見也夫以祖功宗德歷祀三百蓼蕭行  
華周道四達而後扶風馮翊之間乃有梁氏以孝慈  
仁正師範六宮關雎鵲巢釐爾士女而後珩璜琚瑀  
之德鍾美于太夫人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今茲  
燕喜陳薦俎豆序禮樂肅雝敬和順氣成象其在宗  
廟之中閨門之內乎昔者孟子序殷德必舉故家遺  
俗班氏賦漢京必先舊德高曾今吾觀梁氏于喬木  
見百年之澤焉于豐芑見百世之仁焉于綸狄鞠裳

魚軒重錦見三代之服物焉其不徒以荷天休受介  
福顯榮光寵如李肇所云也垣雲吳水相去三千里  
江村夫婦挈瓦盆酌新酒扶抱携嬰望拜遙祝稱太  
夫人福履萬年而侑之以介壽之辭其大指則用以  
述家慶本國祥庶幾採諸聲詩昭于彤管不敢以文  
是爲序

聞母鄒太君七十序

聞元亮之母鄒太君者吾友子將之配孟陽之妹也  
余往游武林游于兩君聞太君風範甚備元亮長與  
案等耳今年再過湖上太君壽逾七十矣子將孟陽

墓將久宿元亮頽狀玉立疆學勵志已爲老成人世  
界滄桑湖山間舊游往跡邈狀如威音龍漢在窮塵  
歷劫之間而聞氏母子猶得以高堂暇豫稱觴燕喜  
衰老殘生俛仰今昔未嘗不爲忻狀以喜愾狀以悲  
也元亮自愧身爲書生居隱畏約不能拾取富貴顯  
榮其母再拜乞言于余有不能舍狀者余告之曰子  
之求悅乎親內顧而不舍狀其于中必有所不足而  
其于外不能無所待夫其所謂不足者何也貧也賤  
也布素而菽水也其所謂有待者何也富貴也功名  
也鼎養而鍾食也子不見世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

高臺傾矣曲池平矣華堂便房牛溲馬矢平填其中  
而高墳大闕摸金發丘交臂其間矣子有環堵之宮  
蓬蒿之室奉先人之春秋供慈母之伏臘惟貧故得  
以長安惟賤故得以相守也子之有不足者何也子  
不見今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朝而射策矣夕而拜  
官矣馳驅戎馬之場牽率炎瘁之區北山之憂無從  
著之詠歌而北堂之思不敢形諸夢寐子有膝下之  
樂尸饗之養望不及于倚閭恩不事于搢臂富貴所  
不能假功名所不與易也子之有待者何也子奉鄒  
魯之訓爲南陔之孝子異棖宿肉潔晨飧而豐夕膳



太君修竺乾之法爲西土之善女香燈禪版撫兒女  
而樂團圞仁風藹朕善氣郁朕一以爲德門一以爲  
樂國吾不愛子今日之事親有替于他日而惟恐子  
他日之奉親有加于今日也在吾子勉之而已矣昔  
者穎封人之有母遺也介子推之以母隱也君子皆  
稱之伐許之役封人以先登招子都之射其爲母遺  
也已慎矣綿上之事子推以誰懟介山之焚其爲偕  
隱也已苦矣功各富貴前驅後阱古之才人志士不  
克解免有遺憾于母子之間者亦多矣而吾豈爲子  
願之乎元亮拜而起曰善哉談也願終身守此言也

謹書之以爲序時上章困敦十一月初五日東風初  
動梅蕊未開已有香氣東澗老人錢謙益試雞毛筆  
題

遠山夫人四十初度頌并序

重光赤奮若之歲文水梅公李公之佳耦遠山夫人  
四十初度端陽前二日其誕辰也縉紳學士從梅公  
游者相率謀舉觴稱壽旅進致辭者三夫人三辭焉  
其初致辭者曰夫人發祥天族毓秀金枝教本公宮  
占應歸妹國家關雎麟趾分條布葉鍾美於茲詩曰  
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紫宮

烈焰朱邱沉灰紅袖登車青門爲庶徼福假靈免擠  
溝壑懼猶不足而又何樂乎敢固辭其再致辭者曰  
夫人韶情絕世言成文章風雲起于行間珠玉生于  
字裏旣云禮宗亦稱文府詩曰彤管有煒悅擇女美  
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書樓  
之歌曰不服大夫勝婦人非窈窕之則也辭女之褒  
未敢聞命其三致詞者曰夫人四行能備五福渾圓  
有舉案齊眉之恭有引繩束髮之節和鳴百世翟芾  
兩朝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請歌之以爲壽夫人  
曰噫漆室歎魯婺緯恤周吾亦聞于女史矣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蓬髮歷齒何慚兒子吾志在下泉之四  
章矣鵲巢之起家駟頌之受祉竊以爲肄業及之也  
致頌者皆不得命遷延負牆而退梅公扁舟來訪江  
村以其言告蒙叟叟曰吾聞江西故多女仙顏魯公  
謂麻姑發跡仙壇花姑表異井山非地氣殊異山川  
炳靈則曷由徽懿流光若此之盛而不言得通之所  
以及觀墉城集仙錄則知孝道明王以真訣授謹母  
謹母以授吳猛許遜淨明忠孝之宗實稟承于此而  
豫章之盱母則又得度于許者也真誥記易遷館舍  
貞臺二宮皆女子之宮此女子皆世有仁行令聞已

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朕則女仙得道非由山川地氣亦可知矣夫人有季女淑慎其身雞鳴儆戒羹險不二豈非孝道之法豫章人世世行之者今將黜授于夫人與爲吳許之師則諶母也爲吳許之徒則盱母也爲易遷含真之侶則仁行令聞之女子也于日中爲仙王于月中爲明王于斗中爲孝弟王此孝道之宗天真所盟授者也以此稱壽壽孰如之彼三人者之致詞也雖極其青黃黼黻不過朝華日及耳靈妃顧我笑燦朕啓玉齒寧可幾哉夫人聞而喜曰樵陽石函之籍虞山學士有顯記焉我不敢希諶母請

效盱母採花擷草以奉夫子于是梅公之從子石臺使君命余次其語爲夫人獻一觴而系以頌曰

彼美淑姬瘡源自天駐近銀河鍾山玉田仙李盤根棗脩告虔團扇短什上計斯篇婦人居二男子孰先金鑠不銷玉焚彌堅蘭閨如故鞠衣儼狀魚軒燦爛鳳毛蹁躑乃屆令節乃列長筵殺有折俎樂有宮懸蒙叟獻壽度彼羣賢巍巍揚許領袖高京京枵星紀分領山川孝道真宗諶母所傳豫章奕葉盱母蟬連廟柏拂地龍沙蜿蜒靜女其變上應星躔麻姑連袂花姑比肩望林濯景含真易遷象服凝塵鸞紙聚羶

雕軒文駟歛如雲烟夫人頷頤斯言不愆叟亦斟雉  
以嗣老錢油囊之酒燭夜相延滿引稱觴一笑百年  
華母龔夫人八十壽序

古無生辰爲壽之文而近世滋甚凡壽考燕喜之家  
親知故舊相與考德頌美列各徵詞無慮數十人詩  
文之傳遽而至者無慮數百篇旣而請者與作者各  
不相仞不復知爲誰某此流俗之最可笑者也壬寅  
正月華渚方雷之母龔夫人春秋八十吳趨士大夫  
徵予爲稱壽之文者凡人皆當世雄駿君子非猶  
夫世之牽聯尺幅者也其言曰某等文質無底不敢

以質惇史惟是夫人甲午六十奉觴授簡載在家乘  
者其文與其人班班可攷也敢藉手以告彤管余感  
朕受命合而徵之夫人之事父也扶老分甘使其父  
無淳于公無男之歎爲孝女夫人之相夫也闔門以  
安遠游織紉以庀婚嫁使其夫食貧屏貴老不降志  
爲令妻夫人之育子也警之以機緣勉之以樞軸鏃  
礪之以引衽攘捲俾諸兒纘言居業蔚爲聞儒爲賢  
母凡此皆頌圖之美談清喬之芳躅也而余之區明  
風烈以爲信而有徵者則亦唯甲午稱壽之諸君子  
其人與其文在夫所謂諸君子非清江新安練川雲

間與吳門之孝秀板蕩之秋橫身而并命者乎當先  
帝之末年諸君子游光揚聲在玉衡金鐘之間權門  
要津熏天炙手者曾不能捨其咳唾顧納履于華氏  
之門舒雁行列稱通家子弟捧手曲跪洗爵致詞青  
裙白髮之老母闔門而踐 襦衫席帽之書生離立  
而獻酌非夫人母子何以致是哉三辰爲位九嬰並  
作諸君者旣已剖心納肝藏血化碧追龍胡而沉魚  
腹矣于是華子以白華潔白之身偕今日遺臣故老  
爲夫人稱八十觴夫人張燈顧燭追思諸君子絳衣  
法冠雁行稱壽鬚眉形影顯顯狀在杯竿間停觴輟

樂黯狀欲涕者久之于是與于華氏之燕卒事而退  
者靡不有忠孝惻怛回翔躑躅之思焉嗟夫母子之  
道交相成也潘安仁之養母有輕軒板輿之奉而授  
分白首母訓無聞焉則母未必能成其子穎考叔之  
母遺有錫類施及之各而蚤弧先登其身不免焉則  
子亦不能無憂于其母華子有良才郡守議修郡志  
人謂華子是誠在子華子不言而有憂色夫人語之  
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汝之業其在楊之水之篇  
乎華子于是欣狀受命囊書櫝筆鍵戶而不出母子  
之相成如是此則余之所知而樂爲道之者也

吳門袁母吳氏旌節頌十章并序

有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吳縣民袁應詔物故妻袁氏年二十九歲生二男子駿三歲驢一歲母家欲奪其志尅面務耳與孤存亡駿稍長傭書以養母人稱袁孝子今歲癸卯吳年八十駿徧走學士大夫請乞詩文煌煌乎盈門塞屋俛仰周覽喟狀歎息往余待罪國史巡按御史巡方竟條列所部旌表孝義節婦若干人上史館史官藏弄編諸寔錄比于天潢玉牒其崇重如此二祖開天孝慈仁孝茂著陰教神廟以孝治天下仁聖慈聖兩宮叶德當此之時爲臣忠爲

子孝爲婦貞反是則爲怪民惡物光天之下不得見形影焉袁母生神廟初服守節在其末年涵養太和依倚名教柳子銘安豐孝門所謂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者袁母當之矣昔者二南之化遠被江漢之役兎置美賢才之衆多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而詩人詠歌風始舉歸于文王后妃今于袁母盛稱其艱貞荼苦抗跡圖史而不復歸美于國家豈知本者哉旌門之制昉于三代而大備于唐世道交喪匹庶賤陋感慨立節者不得以與被斯典文人惇史能以尺蹠寸管與朝廷表敷風厲

之權爭其久近劉氏列女傳盡古佩服而顯頌于像  
側者其人與青簡俱在也敢竊取斯義作為頌詩其  
大指則主于宣聖化裨國典匪袁母一門是為世有  
歐陽公者出傳王凝妻李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  
余言為徵頌曰

維皇建極天保定爾升中告成垂三百祀六宮肅雝  
三光順軌普天率土漢廣江汜 地名甄冑城曰闔  
廬郊原絃歌闐闐詩書哀哀寡婦孤窮拮据誰謂天  
高荼苦獨余 髮髭截青箕笑政素以我糟糠充彼  
乳哺流潼皆血飲泣斯軀長夜不哭清晨如暮 饑

寒煎偏喪亂游臻綿邈歲時如歷劫塵温温凱風長  
養棘薪搯臂不呼飛乳猶新 乃躋耄年乃錫眉壽  
青衫縞裳鮮眸皓首金章玉軸錯列戶牖夢夢斯世  
咸曰希有 母拜稽首天咫非遙一寡婦人介恃聖  
朝陽春嫗育寸草惟天敢云蓬泉不鏤而彫 人言  
是母草哉有子胼手禿毫以供箸庀母曰子予聖世  
齟齬永言函載視汝十指 崇臺雙闕自古在昔樹  
之風聲表厥里宅惟此宇宙風聲所積節孝不存軋  
坤乃坼 於皇盛世崇獎節孝蕉園是徵漆書有詔  
露屋草茅濡染德教楮柱桑海砥礪蓬藿 舊史作

頌源大流長婉周太師頌美文王史失求野誰嗣歐  
陽咨爾臣庶勿愆勿忘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  
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  
老聃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圉老  
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  
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  
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  
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



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應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項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覬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籓後人也

頃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釐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不誣族孫曾字遵王糞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子有志學古請言吾籓氏之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伯禽之事如磬欬相接也吾夫子之問禮也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緡十二經以說中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與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輓近

世末學小生矜蟲刻鬪雞距驚而相告狠而相非東  
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王之大宗彭  
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  
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羹墻  
仰止朝夕陳拜而况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  
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  
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  
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傲焉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頌繁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

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  
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  
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  
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  
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  
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  
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雜然易簣之前手未嘗  
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褻聚  
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  
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

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清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製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机杼者保全于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今秦晉蜀趙燔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汶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莆陽曾喬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

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  
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  
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  
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  
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  
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詭者安知異日不以爲西  
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  
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  
備禦三隣慎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局鏹緘滕汲汲  
焉惟慢藏是懼而况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  
牧之間輿隈表裏沙丘邐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  
田錯互荳籬映望襍植掛門苓箸綠路水南雲北迥  
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  
里却望極目玉山東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  
負日落霞起日降水升歸室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  
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臚臚農務告作饁  
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親禾稼也燕處  
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五  
凝香主人取以清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  
鴈鳧鴨凌亂清潭瀉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  
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  
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婁  
江如鏡面北窓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綠  
盡而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田者以謂江岸縈迴柴門  
不正誅茅覆宇丹腹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  
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却謝朝簪息機雲壑  
箕裘日新蘭綺如故夙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水欽  
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履盈門漉囊接席無朝

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  
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憂家世相韓  
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寧無周京  
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續方叔名  
園之記愴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  
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  
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  
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  
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  
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

一畝之宮劫火返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  
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  
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  
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  
示現華觀沉灰瓊臺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  
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  
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闕之  
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黃子子羽要陸兄孟鳧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

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望強仕如湖耆明年六十  
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成都劫灰安吉餘燼仗  
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免  
而得歸不罄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  
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  
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  
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  
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退策進  
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鳧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遂厭  
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泫然執筆而爲之

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長者論淨土權寔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鑿極論目前西方以東西北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嘆曰嗟乎吾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媪顛蒙渾沌撒豆念佛卽豆是佛畫圖圈念佛卽圈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垂死苦逼心力猛利如矢離弦如象解鞵此之爲心淨不可言而况于不淨乎唯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裹身蓋世纏黑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則以西方爲通敷鼎鼎百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猛不迨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開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不惜橫豎鈞貫證明其說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

破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  
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  
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  
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  
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  
方于剎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車方山曹溪爲二  
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土一門豈有他哉子羽行  
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  
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昧去子不遠矣昔齊  
鄒中有真玉師者誓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

曰人盡西奔一無東慕一無東慕諸佛淨土豈限方  
隅遂發願求生彼國斯亦往生之導師也今爲淨土  
師者礎雖於淨名不相和會久矣吾懼學者之束于  
其說也因推言之以廣子羽之意

雲陽草堂記

顧子云美卜居于雲巖之陽所謂塔影園者讀書尙  
志撫今懷古讀後漢宣秉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穆然  
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而請子爲記余學  
佛之人也少覽二史習炎劉新莽之故茫茫如積劫  
事都不記憶云美所以名堂之意未能析也云美之



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穹然晉生公說法處也生公欲證明闡提佛性聚頑石演說妙義石爲點頭儒者河漢其言以爲無有夫石猶能言儒者之所知也石無口能言石有頭獨不能點與類萬物之情而通其變石可以生人人亦可以化石獨何疑于聽法與吾嘗讀列子書感北山愚公之事生公說法見擯列石聚講愚公移山之類也已而爲石說法石爲移聽化冥礦爲講徒則亦有操蛇之神患愚公之偏而助之也古之勞人志士其圖事也多迂而無當其謀身也每拙而無所之孤行單栖徬徨于往往

遙結契于千百世而高自附于古人舉世之人見不越晦朔智不出口耳聞點石移山之說未有不揶揄手笑者也而又何怪與嘗試與子登千人之座俯仰流覽一紀之內光景亦屢遷矣方升平盛際游冶駢闐粉綠雜選歌管交加絲肉匝匝當此時也山容嬋娟雲衣戍削若迎而笑若却而舞者非斯石也耶喪亂之後烽烟蔽虧弓刀戛擊遊騎塵腥清嘉兩絕當此時也金虎削芒劔池涸流若病而喑若悲而噎者非斯石也耶斯石之能點頭也與其能言也吾與子既目睹而耳聆之矣顧猶流觀炎漢佇想于巨公兩

龔欲起塵沙不可知之人揖讓其間豈唯愚公掩口  
能無爲生臺頑石所竊笑與云美曰善哉請書而勒  
之石須石之果能言也馳以告於夫子遂序次其言  
作雲陽草堂記

竹谿草堂記

去寶應百里而近射陽湖之東竹溪草堂在焉李子  
素臣所卜築也濱湖之地平田息壤規方數千里有  
潮汐以聚其氣有沮洳以流其惡有稻蟹魚菱以脂  
其膏風迴水襲土沃民淳堂之所宮宅也堂枕箕山  
之隈箕山墮山也蜿蜒奔屬下飲于湖堂依山架構

房廊迴複亭池高下山若委蛇盤折以相映望湖光  
山色錯互穿漏窗櫺几席依約浮動灌木千章榆柳  
雜蔭修竹萬竿烟啼露壓此谿堂之所由名也李子  
薄游燕趙憑弔陵市毀車束馬結隱挫名覽斯山也  
陵阜延亘草木蒙籠部婁隱蔽豈其上有許由冢乎  
臨斯湖也朝而浴日焉夕而浴月焉咸池丹淵猶在  
吾池沼乎長竿切玉明竿四照撫 母于龍材拂霜  
根之稚子將無湘淚猶班而嶰管未艾乎佳日清陰  
攤書雜誦天寒日暮倚薄長吟山陽之巨源慚其把  
臂東海之巢父終焉掉頭斯所以風世五君接響六

逸者也嗟夫此世中洞天福地去人間不遠羽人之  
丘君子之國亦猶是桑麻鷄犬之區也往者舟車南  
北渡長淮浮甃湖疏觀其流泉夕陽意必有神臯周  
原藏育其中今果然矣燕南陲趙北際中間如礪可  
避世者公孫瓚之五樓也仇池之穴潛通小有氏羌  
之所竊據也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龕  
人所不能見安知窪下之壤蛙黽之居非造物所秘  
恤以詔世之靈人開士耶一間茅屋送老白雲吾將  
從李子授一屨爲菟裘焉而先爲之記俾朱書刻之  
竹節他日杖藜欵門或如張薦逃匿竹中不我見也

則以此文爲徵乙未嘉平月記

舫閣記

黃子甫及謝監軍事退居淮安于其廳事之左架構  
爲小樓顏之曰舫閣而請余爲記余嘗登斯閣矣縱  
不能二十笏橫半之小窻如竇上有拱斗橫跨客皆  
容頭俯躬墊中就坐此亦閣之最狹小者也淮爲南  
北孔道使車游屐過訪黃子者未嘗不攝衣登閣履  
齒相躡皆相與撫塵拂几飲酒賦詩如高齋砥室流  
連而不忍去嘗試穴窻啓櫺俯而視之類宮之尊嚴  
制府之雄傑民居如櫛屋瓦欲流未嘗不攢簇離立

于牖隙也旋而觀之淮陰垂釣之水漂母之祠跨下  
之橋遺跡歷然欄檻之下可指而數也又遙而矚之  
長淮奔流泗水迴複芒碭雲起之地鍾離龍飛之鄉  
山河雲物客散焚香晏坐靜觀斯閣中坐客喧闐游  
目曠遠寬然有餘如是回心冥契禪門所謂須彌芥  
子互相容納者不恍然涌現于中乎我觀維摩詰臥  
病丈室見在毘耶城中四維不越方丈而人之縱步  
者自西之東自南之北竟日而不能至黃子坐斯閣  
妙悟斯理宿昔之籌邊說劔骨騰肉飛精悍之色猶  
在眉宇間固然如浮雲如昔夢釋然而無所有矣余

將以此閣爲黃子之丈室不亦可乎客有笑于旁者  
曰昔者韓淮陰貧行乞食俛首爲市人所姍笑及其  
葬母則曰度其傍可置萬家今黃子架閣如鷄窠鵲  
巢耳以酒炙噉過客使載筆而書之如楚之岳陽黃  
鶴又挾摘歐陽公之文以爲口實淮陰人好大言多  
夸詡自秦漢以來其習氣猶未艾乎黃子笑曰夫子  
之言則高矣美矣客之揶揄亦可以供過客一解願  
也請書之以爲記

西爽齋後記

子晉之長子華伯顏其讀書之齋曰西爽厭烏目之

鬻塵招延郡西山于百里外移置筆床硯池間其託  
寄甚遠確菴子記之備矣余聞之昔者周原伯魯語  
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夫所謂多有是說者則莫多于家庭私語  
閭巷左右塾之間口耳四寸郵傳滂溺忽然而不自  
知也曰不學無害曰苟而可則詩書禮樂之分日薄  
而傲噴隱瞽日流于小人之婦荀子曰陋也者天下  
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馬父之  
所謂苟也子晉弱冠游吾門讀書考文沒身不倦可

謂能說學矣有穀治子再世不替誦詩讀禮親師樂  
交蛾子時術以勸學爲能事世有君子時閔馬父固  
將喜說學之有人而不復以不殖將落致嘆于周之  
末俗也矣華伯昆弟執喪以毀聞居是齋也將以爲  
齋廬焉將以爲聖室焉先人之手澤在是先人之書  
策琴瑟在是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思在是入室而儉  
然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肅然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豈在離經鼓篋操縵安絃  
之外乎善歌者之繼聲也善教者之繼志也國人稱  
願然曰幸哉有子則唯是說學而已矣而又何他求

焉余于子晉之亡也一哭之後舍南社北不忍扁舟  
過南湖今于華伯之請記稱道古人之言以懋勉之  
既以幸子晉之不亡而山陽聞笛之悲亦可以少自  
解也作西爽齋後記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為多行文字。）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

記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遙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  
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  
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謁帝撞鐘  
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  
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  
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  
微惠于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

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無咎捐金脩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巋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已子而長兄子撞鼓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兄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握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藉茅有請于帝

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謀鬼謀余取余求若叅語而誣諉若交手而博易豈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猶帝之事昭烈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已心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溢帝不忘昭烈忍遺藉茅于是乎矜蠻肆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其義世人以爲驚動奇絕而帝之于藉茅則固不違其諾責而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惡趙孝鄧攸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

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脩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  
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戕吾寶臣乎祈女而女祈  
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  
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矣  
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夾輔爾德用饗于上  
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屣因果報應以  
爲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三乎以儒  
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調之尤者歟儒者  
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

津之廟垂旒衮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  
微福假靈撞鐘叫號求之于理乎求之于氣乎蚩蚩  
之氓聞茲靈感靡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  
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悖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  
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鸞之聲醒猶震耳厥  
後洊更閔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  
遠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  
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一崇禎己卯兵使者鄆陵鄭公發願修復掘地得天祐四年石幢及小金餅舍利延三昧律師唱緣鼎新媻舍酒肆斥爲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清丈僧奉甲令估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以備賑礙塘爲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勘覈斷歸常住立榜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人借端吞占者罪無赦高座法師介立旦公住持是

刹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有三善焉有白有緇我彊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尺以蹇鋤稂莠之法行護持城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時焚誦九旬安居無事分衛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田除饑輸租奉公可以解閑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誚二善也營建則昧師經始恢復則旦公告成昧爲律虎旦乃教龍咸以人天眼目指柱末流衣復陶于互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鳴鐘一響遐邇同餐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

吞啗結業飽盤餐粒米之欲易烱銅鐵丸之苦經無  
量劫猶不衰止今茲垂涎設版吞啗不成則汝等之  
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五田以悲  
田攝苦以敬田攝恩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以爲  
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清信之護  
訶公府之斷決正爲汝等懺前悔後消滅貪嗔業果  
凡爾磨牙鑿齒蠅營蚊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  
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不自知也自今已往洗  
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爲十善化五毒爲五田爲  
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子子孫孫耕獲此三寶吉祥

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况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  
有人據寺傍地不肯者夢金甲神人手劒叱之不越  
月而斃今之田猶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  
人之劒夫豈憚于再試乎汝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  
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矗然天眼證明則有  
護世四王在是爲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精廬錯列華山居其中鳥道  
蜿蜒回旋復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其藏府也晉  
支公開山以後名僧大德息心行道搖松握麈蔚爲

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汰如河公唱演華嚴  
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既歿以歲之不間講  
堂數楹未藏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係  
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捐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  
公之徒含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  
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  
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華嚴中心正菩薩說  
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清涼以  
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  
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菩薩住應如此華山

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清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  
異此中宣演華嚴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  
何異張公受佛付囑乘願利生舉手搖筆因緣成就  
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毘盧遮那莊嚴藏見無量  
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清衆說法恒  
于斯晏坐經行恒于斯梵唄讚誦恒于斯公雖建牙  
樹纛指揮堂皇無量身雲垂垂滿現朝斯夕斯分身  
反聽常住如是講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  
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  
故隨喜而爲之記

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汰如河公唱演華嚴

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旣歿以歲之不聞講

堂數楹未藏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係

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捐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

公之徒含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

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

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華嚴中心正菩薩說

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清涼以

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

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菩薩住應如此華山

雙河衆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遙介雙河之址有菴曰衆香水牯和尚棲息處也和尚初乞食城中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梁溪人異之築菴以請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此五六由旬烏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沒巴鼻話頭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丐作菴記其徒如其言踏門以請余輒然笑曰汝所居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爲之記如人畫空落筆便錯不已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

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菴未知其延袤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錫諸峰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鬢如髻左若後則塔峯當牕帆影掛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觀李伯時山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固顯顯然在吾眉睫中也吾雖未識女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爲人孤行側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婆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之同床而坐共漚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痴人不足與語真點胸入叢林樞衣徐步

師問之荅曰前廊後院都是葛籐恐絆倒耳當今宗  
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  
卷舌托迹于鐘魚寥廓之鄉豈其真有以自得自不  
滿其一笑乎其欲得吾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  
士具大辨才用宗門語句詮般若經如燈取影與牯  
師問答皆放光動地余願爲啞羊僧坐臥其側兩人  
應機答話舌頭短長常恐末後無卓錫地假斯文爲  
哢引奚爲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河者旗亭  
名也京江義興二水交滙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  
而分携抗手別去其西去者直下爲運河其東去者

折爲支河背官塘而抱村落風迴氣靜堪爲阿練若  
地故少宰孫公所居今捨地者少宰之孫民部君共  
成菴者木石諸檀越也少宰故崇信法門厥孫善繼  
其志千年香火鬱爲寶坊後世志金湯者尚亦有徵此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城閭門外一拘盧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  
院故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君徐溶之別業房宇靚深  
樹木古秀員外慕古人捨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  
詣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于斯繼之者戒初最不  
二同皆以明律主持稱律院者所以別禪講也律院

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名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者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厨漏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構繼志而相厥成者其于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四衆而爲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同公承茂林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衆恒二千餘指歲時奉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衆雲集吳中毘尼窟宅于斯爲盛于是聚沙居士

受周公啓請爲畧記其始未合掌贊嘆而說偈言佛于毗奈耶宣說修行義三無漏學中戒學爲第一戒能斷三惡譬如利干將戒爲禪定梯非梯屋難上生死海水中持戒爲舟船惡道無津梁戒橋爲濟度末法穉惡兒狂僞染惡病戒爲大經方應病與良藥闔廬古城外有院號戒幢律師代住持戒衆爲歛集劫火燒焚時神天亦焦爛戒德所守護此地獨晏然八關并六時初夕及後夜犍椎晨相聞鐘鼓夕互答腥風惡毒霧却避香燈帷譬如呪場中爲蛇畫境界遠哉捨宅人種此福智田彈指歌舞場化爲清淨國

普熏持戒香一丸徧十方十方怨殺氣翻染成吉雲  
譬如脩羅宮兩下爲刀兵諸天得此雨遍地洒珠玉  
我作伽陀頌鄭重告戒神護持毘那窟戒撞聚不倒  
如有惡人鬼侵犯戒壇甄頭破爲七分如阿梨樹枝

地藏菴記

縣西城卽阜以陴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  
五步有地藏菴菴西二十步抵西譙門而山城盡菴  
故大石山居隙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初菴  
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耆事今比丘象游也諸  
佛菩薩剎撞相望此獨奉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

大願弘大道濟大苦慈悲拔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  
此聚落在閻浮提不直一網孔三毒五濁習因交報  
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  
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苦開示三  
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卽空地獄今欲仗菩薩  
願力拔此土沉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迴銅柱鐵床  
塵飛禳息憑茲雉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  
徵其利益蓋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闐闐幡幢  
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縈迴屠肆千家醉夢閃此  
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



脫閣經安神呪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刹莫此  
爲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  
精院翁媪炷香而邀福樵牧插燭以祈年莫不頂禮  
慈容霑濡悲願植上昇之種子翦捺落之根芽片善  
染神如磁吸鐵萬病掃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  
遷迤祠祭參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  
神居旣盡佛燈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宵  
中梵唄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神常依佛座雲車  
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係綏而相助福我  
毗庶攝彼人天利益三也唯茲末劫運值沉灰執草

芥以爲兵憑身口而相嚙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饒  
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  
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爲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苦爲  
渡幽沉之大橋相與歸命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機于  
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  
老人俾爲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  
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  
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  
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爲奉九華香火則僞矣必也  
正名請徵斯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子爲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官師祖禰以上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爲若敖之鬼而

已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做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辰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禰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知尊禰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貿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禰之也其亦胥祖禰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繇汴徙吳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爲始

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皆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漸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懼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孚俾其仰而視俯而思無或眩紈褊飶梁黍而忘吾祖之革路藍縷也無或膏唇口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黻其所自生其爲饗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爲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禰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爲王父尸也者則亦爲始祖尸者也座尸而食北面而事尸有

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惇史越在草莽盍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唯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爲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狗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啓丁卯科鄉進士官行吏部司務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旣廢古今之禮典懸

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來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禰爲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庶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人于此宗支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餓之一夫舉族宗之雖百世爲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于此兄爲庶人弟爲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主其禮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時異俗殊禮之窮而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者莫善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鈐王兆吉氏立世祠于虞山之南軒祀高祖竹溪公而下四世復構樓于西偏列祀同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公爲高祖祠守竹兄弟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祠山城兄弟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祠水濂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而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上下五世粲然具列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

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之宗而有其宗亡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之答則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游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不宜惟王與我世爲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人狀貌魁然衣冠儼然吾猶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訟韋布之宗老鼓篋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其氣鬱然吾叔父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扞禦如牆而立勢家逡巡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歎也吾錢氏能如是乎

先君歿四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頽髦忘慙負萬藹于兆吉之請記也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告司祔而兼以示吾子孫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劉永定公之右个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已下簪纓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圯王之後賢司銓兆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辰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從子弟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

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  
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  
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孰知其家風馴行孝謹  
廩廩德讓君子也流風澆薄家訓刳敝衣冠華胄天  
屬近親靡不家饗梟羹人懷鳴響惟王氏子弟係世  
亢宗糞除墻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井  
邑旣遷闕闕未改兆吉氏束脩勵志以尊祖敬宗收  
族爲能事修飭壇墠蠲潔豆籩傑然建立在沉灰劫  
火漂零焚蕩之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  
哉祠趾爲虞山西麓與大石相望懸崖削壁俯臨萬

瓦南窻面尚湖朝雲暮烟浮青韻碧夕陽翻照綠金  
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棖桷之間孝子慈孫有  
事于斯者其能無儼然肅然洞洞乎如或見之也耶  
若夫少年英妙觀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暎則可以  
晞陽九奮朝氣通人長德覽懸車之昭而脩懸鼓之  
觀則可以昇神明扶暮景凡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  
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棘其欲聿追來  
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爲記

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居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

川公公忠長德爲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燾  
後做范文正公家規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彌留  
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誣諉給諫君泣涕受命斥負郭  
之田三百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諸公上復  
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石以垂永  
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  
平制行篤行力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  
爲師表企而齊之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  
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前光脩後門寒素之行  
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及焉文正有

孫之柔官左司諫脩復義莊申嚴規矩亦猶中丞之  
有給諫錙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媿乃祖者也有宋  
開國仁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  
出思國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迺至萬  
曆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曆皇祐之間也中丞父  
子丁一王之興運際累朝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  
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綺之光寵燕翼貽謀係世  
滋大得以收卹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繇是觀之世  
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哉維國家承平綿遠涵養  
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

徵已矣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膺膺溝塍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置之餘朝而田畷焉夕而爲流傭矣夕而婦子焉旦而爲溝瘠矣牂羊羶首蜚鴻在野鬼神狐祥無所得食其况丰容暇豫庇本支而聚族屬乎今吾錢氏于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非祖宗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盪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絲一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食以喪葬嫁娶必

將曰此生養死送同歌哭而長子孫莫非國家之生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方述忠宣之緒論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米疋緜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火焚燬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禎末年而乞文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



德貽後昆而已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給諫之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謹而書之以附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桓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煥歿而從其父祀于學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士今官戶科右給事中國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凡方獄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道攀留塑像勒碑刊陽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官見抵者則例無有豈古之所去見思蔽繻衣而芟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歟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

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當第一用漕折不中額免官余衰病闔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鉤連徵求填委運弁豪虎旗軍封豕胥徒鬼蜮交關滿瀾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髓捲地盡矣牙章虎符驚踊郡國及爪往還曾不識使君誰某斃于何有而况思乎今吾使君之來也周爰咨諏爬搔病苦計口食俸痛自刻勵集漕衆而誓之曰吾洒濯飲冰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瘡痍赤子膏汝輩血吻于是鋸牙酋耳之徒如墻而進銜尾而退梗稻旣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

人嚮其利者爲有德歲時伏臘間閭兒女猶使君之在此堂也惟是南山片石思人譽樹媲美于前政之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固以請余逡巡未及應諸生秀士樞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猶未旣也今夫達官能人游光揚聲傳遠公卿者生祠堂屋幡幢刺天或爨爲溲牢矣跌龜護螭黃金填字牧敲火而牛礪角者有矣白樂天之記麴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也詩不過短章文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哀吾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而竊以樂天可之微夫子也使君胡床挂壁襍被蕭然寒窻竹几篝燈夜讀書

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每雜誦夫子之文以相勉然則父老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峴首之山淵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懞然受簡揖諸生進諸耆老而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爲留使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駿子弟裹糧爾足條使君治狀投匭而叫九闈卽朝上夕報可耳不此之爲而謀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石不能言不已愚乎言旣耆老潛然泣下噤不置答余懜瞪不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爲記使君名來泰字仲章撫州之臨川人嘗督南學有譽望士大夫

第 3563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本
6

物齋存學集  
 卷二十一  
 稱為石臺先生

号	深
SS. 11 E	品年
	味
	大
	散

物齊存學集

卷一

丁

